郎潛紀聞

郎潛紀聞卷十二

鄞　陳康祺著

康熙丙子正月

天子爲元元祈福遣大臣分行祭告二十七日

上御保和殿頒賜册文香帛給

御蓋一龍纛二

御仗二蓋喬嶽翕河之茂典

本朝第一次舉行也凡四海五鎮五嶽四瀆闕里長白山帝王陵共五十九處遝東廣甯混同江北海之神山東萊州府東海之神山西蒲州府西海之神廣東廣州

府南海之神遼東廣甯北鎮醫巫閭山之神山東青州府東鎮沂山之神陝西鳳翔府西鎮吳山之神山西平陽府中鎮霍山之神浙江紹興府南鎮會稽山之神山東濟南府東嶽泰山之神陝西西安府西嶽華山之神河南河南府中嶽嵩山之神湖廣衡州府南嶽衡山之神山西大同府北嶽恆山之神四川成都府江瀆之神河南南陽府淮瀆之神河南懷慶府濟瀆之神山西蒲州府河瀆之神　至聖先師闕里元喇地方長白山之神河南開封府太昊伏羲氏陵陳州商高宗陵西華周世宗陵陳州河南河南府漢光武陵孟津宋太祖陵鞏

縣太宗陵鞏縣眞宗陵鞏縣仁宗陵鞏縣湖廣衡州府
炎帝神農氏陵酃縣湖廣永州府帝舜有虞氏陵甯遠
九疑山山西平陽府女媧氏陵趙城商湯王陵榮河陜
西延安府黃帝軒轅氏陵中部陜西西安府周文王陵
咸陽武王陵咸陽成王陵咸陽康王陵咸陽漢高祖陵
涇陽文帝陵府城東宣帝陵長安唐高祖陵三原太宗
陵九嵕山憲宗陵涇陽後魏文帝陵富平山東兖州府
少昊金天氏陵曲阜帝堯陶唐氏陵東平直隸大名府
顓頊高陽氏陵滑縣帝嚳高辛氏陵滑縣商中宗陵內
黃直隸順天府金太祖陵世宗陵明宣宗陵孝宗陵世

宗陵俱天壽山塞外起輦谷元太祖陵世祖陵俱在順
天府望祭浙江紹興府夏禹王陵會稽山江南江甯府
明太祖陵鍾山遼東廣甯遼太祖陵木葉山
康熙甲戌夏五月召翰苑諸臣番上應制計詩題十八
論一賦一五月初九日少詹事李録予朱阜侍講學士
顧祖榮李鎧入直擬夏日內庭應制七律初十日侍讀
學士徐嘉炎侍講學士張廷瓚史夔曹鑑倫入直擬賦
得西園翰墨林應制五言律十一日左庶子陳倫右庶
子孫岳頒侍讀張榕瑞王思軾入直擬賦得膏雨潤公
田應制五言律十二日侍讀陸肯堂侍講佘志貞彭定

求左諭德沈涵入直擬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闌應制七律限五微十三日洗馬邱象隨左中允王思訥左贊善沈朝初陸棻入直擬咏金蓮花應制五律限八齊十四日右中允楊大鶴彭甯求右贊善魏希徵司業彭會淇入直擬賦得崇文聊駐輦應制五言古限聲字十五日檢討胡作海編修仇兆鼇徐元正汪灝入直擬賦得衣露淨琴張應制五律限五微十六日編修陳遷鶴修撰沈廷文陳元龍檢討王之樞入直擬恭讀

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制五律限二蕭十七日編修袁佑王化鶴檢討潘應賓方韓入直擬恭讀

御製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應制五律限八齊十八日
編修張孫章鄭崑瑛檢討劉涵編修張希良入直擬恭
讀
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制五律限五微
十九日編修沈辰垣李孚青宋敏求宋大業沈三曾檢
討劉坤詹瑗宋如辰入直擬恭讀
御製觀渾天儀器詩應制五律限九佳二十六日編修
吳世燾湯右曾郝士鈞淩紹雯劉灝張復檢討宋朝楠
彭世搏葉淳入直擬
聖駕夏日閱視河堤應制五律限六魚二十七日修撰

戴有祺編修吳焉檢討萬光宗孫勷入直擬恭讀
御製宮門聽政示各部諸臣詩應制七律限十灰二十
八日編修許賀來檢討梅之珩張明先李朝鼎入直擬
恭讀
御製詠史詩應制七律限十灰二十九日檢討鄧咸齊
鄭際泰竇克勤徐日暄入直擬渾天儀應制七律限十
蒸閏五月初一日編修楊中訥姚宏緒潘從律張瑗王
奕清入直擬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應制七律限十二
文初二日編修胡潤戴瑗檢討冉覲祖楊名時王傳入
直擬讀朱子文集應制五律限十四寒初三日檢討王

者臣張會慶劉琰李象元文志鯨入直擬賦得駐蹕華林側應制五律限十三覃初四日召集西苑考試學士王掞李柟顧藻及翰林諸臣擬理學真僞論豐澤園賦

京師正月朔日後遊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打莽式打鞦韆元宵節前門燈市琉璃厰燈市正陽門摸釘五龍亭看燈火唱秧歌跳鮑老買粉團十六夜女子出游謂之走百病燒金竈玉蝀石獅牙以療牙疼十九日集邱長春廟謂之燕九二十五日謂之填倉日大小之家俱治具飽食二三月高粱橋踏青萬柳堂聽鶯弄笙篌涿州嶽廟進香迎駕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

看海棠豐臺看芍藥煮豆子結緣送春賽會五月游金魚池中頂進香藥王廟進香六月宣武門看洗象西湖賞荷七月中元夜街市放燄口點蒿子香燃荷葉燈八月中秋夜踏月買兔兒王九月登高花兒市訪菊城牆下觀八旗操演婦女簪掛金燈九日歸甯十月上墳燒紙弄叫由子十一月跳神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打太平鼓

本朝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孌柔媚或令婦女爲之此

又葬式之一變耳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着帶毛猪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

文和尚名果字園公衡山先生之後

聖祖南巡適見之命入京師居玉泉精舍

寵眷殊厚和尚一日攜其孫見

上問何事來此和尚奏曰來此應舉

上曰應舉即不應來見

聖主防微杜漸安可以非分希望恩澤耶

阮亭先生㓜子小字虎兒三歲能誦唐詩百首

于淸端公撫直隸於大道築長牆以禦響馬實一時良法後以勞民罷之趙恆夫有詩曰百里長牆攔賊馬絲林昨夜繞官街語含諷刺似未諒立法之意

章皇帝萬幾之暇時召木陳玉林諸禪僧講究宗旨

聖祖南巡亦嘗與諸老宿相印證所幸名刹輒灑

宸翰

兩朝深通內典獨無修齋造像之事眞乃具大神識洞澈空相木陳和尚名道忞曾主天童法席後封宏覺國師有北游集

康熙中
朝廷祀泰山之次年齊東道中產嘉禾一莖三穗
葉洮字金城青浦人胸有邱壑暢春園一樹一石皆其
布置洮告歸後復入都卒於旅舍
朝廷特給內帑賻之
寳坻杜文端公立德屢疏乞歸
上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頒
宸翰云內閣大學士杜立德弼亮老臣綸扉久重引年
請歸陳乞至再遐心既固未可勉留詩以送之十載資
賢佐勞深致太平訏謨留紫闥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

署難逢邸壑情餐芝黃綺作軒冕有餘淸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御筆又賜洛社怡情圖書一方

御書唐詩三軸璺刻二冊恩遇過他相遠已

湘軍始於咸豐二年淮軍始於同治元年其營制爲曾文正手定而李伯相遵守之蕭曹繼興斠若畫一每五百人爲一營設營官一每營分立前後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一營官有親兵有什長其親兵分六隊每隊設什長一名卒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凡七十二人哨官有哨長一名有護勇五名其外有什長有正勇有

伙勇其正勇一哨分八隊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其擡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爲十四名其刀矛小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爲十二名每哨合哨官哨長護勇爲一百八人四哨其四百三十二人合之營官親兵爲五百四人隊官在外其聯伍之制親兵六隊則一隊劈山砲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砲四隊刀矛五隊小鎗六隊刀矛每哨八隊則擡鎗爲第一隊刀矛爲第二隊小鎗爲第三隊刀矛爲第四隊擡鎗爲第五隊刀矛爲第六隊小鎗爲第七隊刀矛爲第八隊總計一營劈山砲兩隊擡鎗八隊小鎗九隊刀矛十九隊其爲三十

八隊其搬運一切猶有長夫每營營官及幫辦人員其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其用長夫三十名營官親兵隊每劈山砲隊用長夫三名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六隊用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遠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擡劈山砲哨官哨長及護勇五人共用長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其哨隊每擡鎗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擡鎗八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其長夫四十八名總計一營用長夫一百八十名大率百人用長夫三十六名合之營哨官員各勇人等共

六百八十五人是爲正額或十營設統領一員或數十營設統領一員或數營設一統領無定制至同治四年北征捻逆於是又添練馬隊營其制則每營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一營立前後左右中五哨其前後左右四哨各設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即以營官爲正哨官外立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散勇五棚每十人爲一棚每棚什長一名散勇九名一營共營官一員正哨官四員副哨官六員馬勇二百五十名什長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副哨幫辦字識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

名每棚用伙夫一名共二十五棚爲二十五人又一營長夫五十名通計用夫八十一名合之營哨官員幫辦字識各勇人等共五百九十二人其馬數則營官四匹幫辦一匹字識一匹正副哨各二匹什長及馬勇各一匹共爲馬二百七十六匹搬運鍋帳子藥則每哨僱用大車一輛其車五輛其每營百馬之內準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此其大較也自李伯相奏設鐵廠機器局一切軍械皆仿西洋製造遂改劈山砲隊爲開花炮隊擡鎗小槍隊爲洋鎗隊從此火器之利與西人共之自閩省奏設船政局剏造輪船從此江海之

利亦與西人共之論今日時政必欲事事效法泰西用夷變夏此武靈胡服伊川野祭之兆誠爲無識若謂輪船洋鎗徒耗貲費則不識時務誤人家國之談也

庚申西人擾天津臺省意見齟齬一日之間遞封奏者六次

顯皇帝特降硃批交團防王大臣偕巡防王大臣傳集科道會議於朝議戰議和紛如聚訟閱兩時許無定議至第三日臺諫諸君始在直隸會館公議覆奏稿送從園王大臣閱看則云前日巳面奏蓋和議成矣時科道中主稿者陸眉生侍御秉樞也

都門花事以極樂寺之海棠大十圍者有八九十本棗花寺之牡丹豐臺之芍藥十剎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天甯寺之菊花爲最盛春秋佳日挈榼攜賓游騎不絕於道之花寺中海棠相傳爲董文恭公誥手植

戊午北闈之獄外簾實先肇端先是府丞蔣達以場中供給草率擅自出闈赴園奏事奉旨革職府尹梁同新亦降調以吳鼎昌毛昶熙代之臺長並劄磚門御史分傳各行戶查究草率之由移咨刑部定案治中及大宛二縣皆鐫級去比題名錄出士論譁然孟傳金遂首發大難矣譬彼雨雪先集惟霰信然

竹垞先生年五十舉鴻博與同郡高念祖佑釲同舟入都每日暮停橈輒失所在高往迹之已闌入酒肆中醉臥鑪下矣

竹垞先生嗜書若命典試江左時絳雲已燬聞牧齋族子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載宋板元鈔次第完闕甚備撤棘求一見之秘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讌遵王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賂其侍史啟篋得之招藩署廊吏數十人於密室夜半寫畢并錄得絕妙好詞時人謂之雅賺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鈕劾其漏洩吏議鐫一級時人謂

之美貶噫翰林官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要者榮辱何如

竹垞檢討充明史纂脩官時有上總裁七書弟一書請定體例謂班書無世家范書無表志已與前史不同史遷封禪魏齊符瑞此志之不同人表宰相世系此表之不同滑稽日者家人義兒伶官道學此傳之不同明三百年如革除靖難奪門躋廟事多掀見漕運禦倭厰衛廷杖制亦異前先宜審量弟二書請聚書籍謂一代之史不宜止據實錄宜蒐葺奏議文集圖經碑志之屬以備采擇弟三書請寬期限專責成以晉書長編之分授

爲法以元史之速成爲戒弟四書謂革除年事多不足信燕王來朝建文出亡皆非實弟五書謂道學不必別立傳弟六書謂東林不必皆君子異乎東林不必皆小人不宜以門戶分邪正第七書謂崇禎無實錄未可專據邸報宜取史館四方所上之書一一聯綴並分年書死事諸臣其言辨而核後多從之

季野先生爲萬氏八龍之殿少未知名父以爲癡閉之空室中窺架上書有雜綴明代事者題曰明史料凡數十大冊先抽讀之數日而畢伯兄斯年察知之驚曰名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諸父爲易衣履使從餘姚黃太沖

學遂成名儒

明史稿本實出吾鄉季野先生而華亭王氏攘之承學之士無不知其源委矣先生在史局時周旋諸貴人間不肯稍自貶抑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之壻人方居要津請先生少寬假先生噤不答有運餉官遇賊走死山谷其孫懷白金請附忠義傳後先生曰將陳壽我乎斥去之後先生兒子言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萬氏一門經學史才冠

絕當代其操行之奇卓亦復不媿古人此則戢山南雷

道學之緒餘不僅以文章藻耀振起門第者也

鄒平馬驌宛斯知靈壁縣有異蹟著繹史百六十卷自

開闢訖秦亡事蹟畧備先著有左傳事緯十二卷亭林

先生見二書亟稱之時人號爲馬三代

常熟馮班鈍吟論詩不取嚴滄浪妙悟之說趙秋谷宮

贊見其遺書至具朝服下拜以私淑門人刺焚班墓前

蓋秋谷方掊擊漁洋引以自助也拔漁洋平日論詩實以嚴氏爲宗旨極取

其香象渡河羚羊掛角之說秋谷不滿漁洋故與異同見馮氏書亦

復屏棄神韻遂不覺五體投地其實談龍錄一書非不

博辯究非風雅之公

安溪李文貞公孫穆亭少宗伯清植嘗視浙學閱三十餘年宗伯子郁齋少司空宗文繼之太夫人晉江黃氏就養官齋棖觸舊事因命少司空建再到亭於學署廳事之西偏奇石修竹花木蓊蔚清流涓涓環亭如帶游者以爲勝觀今不可復問矣

朱檢討休官後著書自娛收藏日富長洲韓文懿公嘗語門人張大受曰吾貴爲尙書何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萬卷書也

吾鄉全太史嘗云愿山造詣殆與魏敏果湯文正陸清

獻同道同德魏湯二尚書敭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遭摧折而愈顯愚山於其中最爲闇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反掩其學問之大原世有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而齊之康祺以爲知言按宣城施先生提學山東時取士先行後文敦重儒術過鄒平拜伏生墓以經學日微授受宜亟至於垂涕而示諸生分守湖西作勸民急公歌歷山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坑歎竹源坑諸篇以獻上官時比之元結舂陵行先生少孤露事叔如父已貴叔少不悅猶冠服長跪母馬夙失歡於大母抑鬱而卒先生請大母命循例乞

褒封據地哀陳始獲茭黃祔廟順孫孝子循吏通儒實兼有之謝山之言信而有徵已

掖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謫戍尙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爲掀髯大笑正華獻縣人守松多惠政王漁洋稱爲近日廉吏之冠宜其與侍御臭味相孚與

韓文懿公菼當廷試日吳三桂逆釁已萌公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顧忌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兩廡公謂海造國書一藝耳未合從祀之典御史鄭惟孜請令國子生回籍應試公疏言太學一空非京師首善之義此三事皆建白侃侃不阿流俗公立朝數十年讜言直節尚不止此世徒以經義相推尚卽有懷堂文集亦在若顯若隱之閒吁可慨已

康熙朝翁尚書叔元受枋臣指劾睢州湯文正公長洲何義門上書請削門生籍吾鄉姜西溟亦移文責之一日傳徧京師按是時叔元方隆隆炎炎何姜皆沈閼未

遇非讀書養氣那得如許風骨

康熙初元

上在諒闇百官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時少司馬楊雍建方爲言官獨立談不屈輔臣目送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葢指公順治間官兵科時事公諤諤敢言嘗上疏請愼起居請弭天變請除廣東八害

兩聖人皆優旨答之王文簡公嘗云

本朝諫官以以齋爲第一以齋公别字也

咸豐戊午科場大獄中外皆歸咎刑部長肅順以爲用刑過嚴余旣詳之前卷矣葢肅順素惡科目又與柏相

國有隙此舉固借以行私其實慎重制科法律嚴峻亦
本朝家法然也故順治二年乙酉河南鄉試錄內稱皇
叔父爲王叔父主考歐陽蒸呂雲藻俱革職交刑部治
罪四年丁亥會試同考官袁襧如擅改硃卷革職九年
壬辰會試以第一名程可則悖戾經旨
特旨除名試官秘書院學士胡統虞降三級宏文
院學士大名成克鞏降一級同考左敬祖等奪俸有差
十一年甲午禮部參奏順天主考編修吳縣范周編修
江夏吳正治評閱試卷止有姓名全無次第給諫宋牧
民亦稱試錄程文種種乖謬並奉

旨交刑部最可畏者尤莫如十四年丁酉順天江南兩省科場大獄順天則刑科給事中任克溥奏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時有張千李萬之謠）受科臣陸貽吉及博士蔡元禧進士項紹芳賄中田耕鄔作霖舉人俱奉旨七八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陽堡餘被流徙者二十五人正考官庶子黃岡曹本榮副考官中允溧陽宋之繩失察各降五級江南則江甯書肆刊方金記傳奇不知出誰手傳聞禁中（以方除一點錢去二戈指兩主考姓）世祖大怒命將主考侍講遂安方猶檢討仁和錢開宗房考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周霖張晉朱蒞李

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維訓朱建寅王國禎盧鑄鼎一作錢昇雷震生俱駢戮於市厥後衡文獲咎者尚難枚舉

聖諭煌煌從未比附輕典然則戊午一案同官不聞連坐家屬亦未長流

聖意哀矜豈部臣所能持柄哉

順治丁酉科

命南北中式者在瀛臺覆試題即爲瀛臺賦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咸慄慄危懼常熟陳瑚瀇亦在列其父貢生式嘗作燕都賦瑚瀇夙

誦習因點綴成篇

欽定第一

程可則之除名也梁上國史館綴聞黃崇簡國朝貢舉考畧皆載之然沈德潛國朝詩别裁小傳云可則字周量廣東南海人順治壬辰會試第一官兵部職方郎中汪琬周量像賛序云被黜後閣試擢中書舍人又進士題名碑載順治壬辰會元張星瑞可見

國朝舊制榜首因磨勘斥革許擇人另補其被革者亦不必終身擯棄也

雍正朝張文和公廷玉屢掌文柄諸弟繼起旌節翩連

世稱榮遇尤莫奇於癸卯年之春秋鄉會數月之間公
與介弟侍郎廷璐均兩膺
簡命洵未有之盛也蓋是年四月公主順天鄉試侍郎
適典試閩嶠公紀
恩詩所謂傳家媿二難也九月公主禮闈侍郎適預分
校公紀
恩詩所謂一室掄才弟與兄也
康熙間高郵賈國維中鄉榜時以籍貫被劾
特旨賜復舉人會試落第又蒙
特賜殿試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賈紀

恩詩云忽聞
御宴探花客卽是孫山下第人一
嘉慶八年八月十二日廓爾喀國以敎匪蕩平奉表稱
賀其略曰小臣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吉爾巴納足塔畢
噶爾瑪薩九叩跪奏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撫育萬國
壽如須彌山堅固至大至尊文殊菩薩
大皇帝寶座前切小臣聞湖南敎匪滋事致
天威震怒遣兵剿除今已平定從此永享昇平之福小
臣聞之欣慰小臣受恩深重虔脩土產微物表文叩賀
天喜小臣屢蒙天恩視如子民惟有一心歸順和睦鄰

封小臣陽拚離京甚遠小臣年幼懇將小臣當作奴輩常時施恩教導沾恩不淺云云其貢物計十二事有左插刀灣刀雙眼鎗鍍金鍍銀鳥鎗等名語質意恭誠心賓服宜其長承

寵賚至今猶恪備藩封也

康熙己丑冬十一月

命李光地攝行

郊壇大禮

道光戊戌四月二十四日

宣許乃普龍瑛龔文煥徐經朱蘭戴熙在

澄懷園軍機處賦詩書扇各
賜内紗一端
道光戊子平回疆張格爾之亂
特詔繪軍機大臣曹振鏞以下四人功臣長齡以下四
十人像於
紫光閣像各有贊踵乾隆故事也
西河檢討晚年自署楹帖云千秋經術留天地萬里蠻
荒識姓名葢時有琉球使者過杭覓瀨中集訪見先生
也
汪蛟門比部懋麟嘗誦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句西河

在座佛然曰鵝詎後知耶人遂謂西河不知詩余謂是句之妙西河何嘗不知特其崛强本色不辯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時火氣不許今人低首古人何嘗爲解經講學起見

西河納妾曼殊矜寵特至夫人陳頗不平之嘗詆之於客座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獺祭乃成康祺記近人有論詩絶句云曼殊不擅專房寵誰識君詩獺祭成可稱雅謔

道光壬寅西人陷京口金陵戒嚴

朝命以在籍紳士蔡友石太僕世松周石生方伯開麒

湯貞愍公貽汾協力守禦蔡周皆耆臣宿望湯尤說禮敦詩洞諳韜畧敵知有備始退去貞愍被
命日有寄二公詩云同是
深恩難報答寸心早把死生除其後粵匪之變上書大府進守江之策不用城破挈孫投水死舍生取義卒踐前言嗚呼偉矣
池北偶談載吳梅村祭酒病革時有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塡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康祺按祭酒詞集載其病中賦賀新涼一闋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

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千結追往恨倍淒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至其詩集中如弔侯朝宗寄房師周芮公諸作淒酸激楚自悔偷生隱痛沈悲殆難言喻蓋甲申而後堂上健存柴車屢徵忍恥一出自與虞山合肥輩貪戀富貴者心事畧有不同後人追考生平慕其才悲其遇可也

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暘舉丁

西北闈以事遺戍臚傳前一夕
章皇帝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
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暘一家遣學士王熙
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
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
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歎息既上馬
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
章皇帝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不欺遂定爲一甲第
一
本朝狀元康熙以前多補應

殿試者如壬辰鄒忠倚己丑進士甲辰嚴我斯辛丑進士庚辰汪繹丁丑進士又甲辰榜眼李元振亦辛丑進士今補試者久不得鼎甲矣

法祭酒梧門詩話云汪杜林先生未散館即擢庶子康祺按杜林名應銓康熙戊戌科狀元江南常熟人其同鄉陶貞一先生傳畧稱應銓以宮贊致仕常昭合志亦稱應銓以脩撰直

南書房擢左春坊贊善辛丑分校禮闈是應銓未官庶子也詩話恐誤

舒文襄在新疆獲譴有

不利狀元吳錫齡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即卒榜眼汪鏞以臚傳不到未受職先罰俸官編修幾三十年垂老改御史見北江詩話

張爾唯學曾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承澤龔孝升鼎孳曹秋岳溶三先生於都門宴別各攜所蓄名蹟相玩賞張因出江貫道長江萬里圖誇客諸公贊羨不已欲裂而分之張大窘北海集古句戲之云剪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朱勇烈公射斗鎮蜀征達州威名甚盛賊呼爲朱判官墓在圖雲關西關下有奉

敕爲果勇侯楊公芳建萬里封侯坊

黔中夙鮮文學之士自嘉慶間獨山莫猶人先生與儔教授遵義以樸學倡導風氣遂開其子友芝字子偲其高第弟子遵義鄭珍字子尹尤相劘以許鄭之學所詣極邃世稱西南兩子

唐廉訪樹義於咸豐癸丑三月奉命起楚朋輩觴之公頗以時事艱難屢見唏歎莫子偲壯之曰公建利固原時豈易爲者意氣固如是耶公慨然曰唐子方自有平生他日斷不煩諸君曲筆後果殉難

黔西李漢三世傑以巡檢至本兵謚恭勤廣順劉松齋
清以拔貢官總兵松桃楊誠村芳以吏員取通侯並天
挺異才兼資文武皆不由科目進身時稱黔中三奇男
光澤何願船刑部秋濤博覽彊識尤熟治輿地之學在
都中與祁文端相國何子貞編脩張石洲孝廉互相鉤
考咸豐庚申春進呈新纂外藩書八十卷
賜名朔方備乘
旨令在
懋勤殿行走部曹直
懋勤老輩中惟黃左田尚書鉞蒙此異典事在嘉慶五

年庚申蓋甲子一周矣邵亭遺詩有云曹司

祕殿當塗後六十年來故事虛異數仍開

懋勤直

天題新煥朔方書郎賦此事康祺同治初入京厰肆書

賈菡稍宿者多爲余言願船石洲嗜書之篤校書之勤

於古書源流本末若數其期功中表之周親纖悉靡不

洞曉若嫌余生晚不獲與諸君奉手者余亦爲之憮然

又聞願船自庚申西人之變請急歸閩旋告終矣

張文和公廷玉康熙丙戌壬辰乙未三爲會試同考官

雍正癸卯主順天試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主會

試康熙辛丑雍正癸卯甲辰丁未庚戌乾隆壬戌六充
廷試讀卷官其餘廷試諸年皆以子弟與試引例迴避
惟雍正癸卯年公弟廷瑑堂弟廷珩姪孫若涵同登甲
榜公例應引避
世宗特降諭旨令充讀卷大臣尤異數中之罕見者
張文和公性寬厚而馭吏特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
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
所司重懲之朝貴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
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
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

誤令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
黠吏而正其謬同官服其公敏康祺官京師十年每見
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爲吏所持輒至質衣裝貨車馬舉
責出國門甚或蹭蹬終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
智所易及乃晝諾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詰
豈有所徇顧與
世宗朝張文和公在政府十數年間六賜帑金每賜輒
以萬計公懇辭
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汝遵守家訓屏絕餽遺朕不忍
令汝以家事縈心也公歸以

賜金名其園歷稽史冊大臣拜賜未有如此之優厚者

雍正四年

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詩文悖逆風氣惡薄停止浙江士子鄉會試六年經李衛王國棟王蘭生等奏稱兩浙人士省愆悔過士風丕變

諭準照舊應試前後三年澆漓盡革況今涵濡

聖澤幾二百年宜風氣蒸蒸日上也

北場鄉試有不利午科之說遠則乾隆庚午科幾成大獄近則咸豐戊午科按法誅放數十輩今年庚午十八魁中以錄舊自請註銷者四人解元李璜綸與焉亦所

罕見
長洲沈宗伯入詞館後以悼亡假歸
高宗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文敏公因贈詩云
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爲時傳誦
厲樊榭上計至都同郡湯侍郎右曾夙慕其才將禮致
焉樊榭即日襆被出城不與相見其峻潔多類此家居
既久思得祿爲養亟辦裝將詣吏曹謁選至天津縣羈
滯數月意忽不可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詭越又
多類此
鄭板橋大令通卒詭誕書畫多奇氣世咸以才人目之

讀其集中家書數篇語語眞摯肝肺槎牙躍然紙上非
騷人墨客比也板橋少孤寒賴乳母費撫養得活值歲
飢費晨負入市以一錢易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板橋既
入官有詩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平生所負恩豈
獨一乳母令人不堪卒讀

百詩先生爲

國朝經學大師記誦精博而其天質實奇鈍幼受書讀
百徧始畧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讀遂闇記不復出聲
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
滯蓋積苦精力之應也世之以下愚自諉或託詞因病

廢學者觀於先生媿可知已

周侍郎亮工文章政績斐然可觀晉江黃俞邰謂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崖其釐更盤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詞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祺按櫟園侍郎入

國朝後數歷中外激揚雅道樹立邊功自不愧循良林
苑中人物俞郃評隲未爲失倫至貞介若陶處士古人
與之伯仲者前一管幼安後一司空圖耳郎論樂酒著
書亦豈侍郎所能比似
藍太守鼎元臺灣論條畫井然鯤身鹿耳之區形勢瞭
如聚米其所云臺灣山高水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
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
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諸語尤爲
切至乾嘉以來奸民屢畔本年復有東師歷境之事其
言不幸中矣鹿洲集及平臺紀畧諸書世有傳本任邊

寄者盍瀏覽及之

嶺表荒遠督粵學者往多不舉其職獨惠半農學士士奇輶軒所居砥課生徒甄拔實學一藝必錄苞苴不行粵人慕其淸德祀於湖之龍山惠之西湖以配韓愈蘇軾時粵士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皆傳其業號惠門四子

西溟哭容若侍衞詩云禁方親賜與

天語更纏綿又云俄聞中使告慘淡素帷前自註次日

巻羌欵關報至

詔使哭告靈前案容若以宿衞小臣上承

天眷如此知其才必可毗任當時必已卓樹藎猷不特儒雅風流爲相門子弟所罕也

永福黄莘田大令任令四會時鋤暴振窮築隄捍水大耐官職罷官歸里壓裝惟端溪石數枚因名所居曰十硯齋或曰君作嶺外官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硯曰我乃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世稱詩人政績爲詞華所掩耳

西溟先生性行敦敏詩文集中敘述家事多纏綿懇摯之言嘗客中州夢食大梨而甘之欲遺母不果悵然而醒因作夢梨詩寄兩弟追溯月日正其母病黄思大梨徧覓不得時也陸橘孟筍事異情同純孝至此猶不獲

完髮膚以終牖下天乎
稚存太史北江詩話有仿鍾嶸詩品畫品一則評隲同時詩人頗極允當亟錄之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霅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元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假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

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已有王侍讀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崑崙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壎詩如廣筵招客閒雜居沾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

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甕牖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倜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孺戇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灃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

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疏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餐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

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刼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挍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眞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部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

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芥荚吳禮
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艷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
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
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
如貞元朝士時務闊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
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縋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崟詩
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
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
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
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

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剌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尚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麐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篔詩如秋棠作花淒艷欲絶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驊騮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爾候僧巨超詩如芰葉製裳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

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眞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絲零紅淒艷欲絶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茝香詩如栽花隙地增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按太史箋經補史譔著裒然若卷施閣文更生齋集以及乾隆府廳州縣志等均刊行獨詩話未出後華亭張溫和公祚河方爲鐫布溫和跋此書云激湍峻嶺八字蓋先生之謙詞先生詩惟妙於回旋乃益見激

峻之不可及可謂北江知已矣又按張跋稱末條自評其評今評詳在首卷第十二條且如姮娥蟾蜍條蟬曳殘聲條及綠燕秀才神仙怪底飛行速天上程途不拐灣之句議論膚淺恐非先生手定本也

北江詩話載陽湖莊刺史炘博學能文生平慕王深甯品學輯其遺文多至數卷按深甯碩學鴻文遺失散佚吾鄉前輩苦志搜羅僅獲威鳳一毛祥麟片角今所傳四明文獻集是也刺史所輯當更精博陽湖莊氏書余所見不下十數種惜未見深甯集刊本他日當就毘陵士大夫訪之按道光間吾邑陳餘山先生僅嘗搜得深甯文若干篇名摭餘集亦寥寥無幾

東坡玉帶留鎮金山寺僧寮寶護有如球圖

純廟南巡時駕幸金山以舊帶歲久剝蝕
敕內府琢玉補之並
題詩五章以紀其事聞粵匪亂後帶尚完好無恙
宸章煒天殆有神物撝呵也
武進劉文定公歷官清要少司馬躍雲繼之父子服官
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地可云
清絕人寰矣少司馬歸里時其鄉人稚存編修寄以詩
云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自謂可與宋魏野上萊公
詩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相埒
桐城張侍郎廷璐爲翰林時督學河南以約束生員不

嚴罷斥
世宗皇帝鑒其誠樸
特旨起之廢籍復畀以江蘇學政之任三年報滿有公
明之譽奉
諭再留三年
高宗卽位又留三年閱二年江蘇又缺員
上仍命之往侍郎懇辭乃改
命其弟廷瑑兄弟二人四任此官前所未有
張侍郎廷瑑奉
命往祭

陵寢先期數日途次風雪大作同人欲沽酒以禦寒侍郎以未曾行禮力持不可人笑其迂然其生平謹畏可想矣

桐城張文和公澄懷園語云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衆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

文端相國鄂公嘗語人曰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見張文和澄懷園語按文端生平識量淵宏規畫久遠此數語大有閱歷足以警世之積穀把杝者若夫胸無遠猷疏濶僨

事輒藉口於不拘小節則轉不如謹守繩尺之士猶不
至禍人國而害及蒼生也
澄懷園語云
世宗憲皇帝時廷玉日直
內廷
上進膳常承
命侍食見
上於飯顆餅屑未嘗棄置纖毫每燕見臣工必以珍惜
五穀暴殄天物爲戒又嘗
語廷玉曰朕在藩邸時與人同行從不以足履其頭影

亦從不踐踏蟲蟻

聖人之恭儉仁慈謹小慎微如是

西林相國嘗謂杜少陵胡馬詩所向無空濶眞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蹀躞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濶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康祺按公屢樹邊功忠勇根於謹慎評詩別有見解不知者以爲讀書之細其知者以爲閱歷之深張文和澄懷園語云余扈從久見良馬甚多深知西林確論能發杜詩之神髓余意公實自喻云

雍正丙子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

堂
世宗皇帝恐其懸念命樞府諸大臣索其家平安信於
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
本朝定制各部滿尚書在漢尚書之前大學士管部者
雖漢人亦列滿尚書之前若滿漢皆以大學士管部則
仍滿先漢後雍正六年公富爾丹管部務張文和公方
兼吏戶部遜讓再四
上命文和居前又朝會班次大學士例在領侍衛內大
臣下
上亦特命公列王之下公侯領侍衛內大臣之上

國初沿明季餘派科場與事諸臣尚未免有唐人通榜之習康熙丙戌張文和公廷玉分校春闈同人有以微詞探之者因作闈中對月絕句四首中有云簾前月色明如畫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見之懷慚而退撤棘後頗爲士流傳誦

文字之禁以本朝爲最寬卽廟諱御名前代所懸爲厲禁者列聖諭旨亦祇令敬避下一字世宗朝臣工有避嫌名輒怒曰朕安得有許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

睿訓煌煌足以破漢唐以後人君之愚蔽非特見
聖德之謙深也
乾隆間侍御史孫志祖頤谷記問淵博穎悟邁人年少
即無宦達之志師友强使應舉初以解經見重於督學
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於鄉也武進莊侍郎策問李
鼎祚周易集解侍御對最詳其中式禮部也裘文達公
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見擊
經室文集侍御本傳康祺閱歷名場見朋輩中鑽研古
書不工制藝者遇稍解風雅之主司多以二三場殫洽
見收而一一揣摩時尚趨風承沫之士迄老死不獲知

遇前年選直省闈墨以截句七首代序中一首云風氣何須細揣摩驚人文字讀書多從無萬卷撐腸士猶困區區甲乙科識者以爲知言

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錢塘嚴侍郎沆所主山東試奉

旨不必覆試藍信之有素也已未

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侍郎所薦士可見其相士之公明

嚴少司馬曾榘侍郎沆子父子俱有聲臺垣康熙十一年少馬嘗奏請嚴飭督撫凡保舉貢監吏員異途出身

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不致冒濫余謂此法宜行之今日尤為切要

廿泉隱士黃文暘雄文俠氣交徧人寰淑配趙氏世稱淨因道人食貧偕隱以詩畫相唱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為樂隱士性好友道人則鬻書畫斥簪珥以助之忍凍耐饑賓客恆滿吳梅村祭酒之孫貧餓於竹西路隱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阮文達公夙契隱士嘗薦往曲阜為衍聖公師迎道人偕之魯公撫浙復邀至西湖開別館居二老每竹輿小舫秋衫白髮瀟灑於六橋三竺間望之者以為神仙伉儷後

道人殁公爲作傳康祺按黃氏夫婦儷潔涵馨風流照代自是人間嘉耦儵不得禮賢好事如文達其人則冀郤鈌田間終老誰傳饁餉之恭粱伯鸞廡下長依孰恤賃舂之困並世奇男淑女慧業天生湮没蓬蒿姓名翳寂豈少也哉

郎潛紀聞卷十三終

郎潛紀聞卷十四

鄞　陳康祺著

朱石君先生每握文衡必合觀經策以精博求士乾隆丙午典試江南一榜多名士宿學嘉定李許齋方伯賡芸以第二人中式儀徵阮文達公以第八人中式尤爲先生所奇賞庚戌先生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必江南李許齋及拆封自第六人始見方伯名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歙朱蒼楣文翰朱亦以經史爲根柢兼工漢晉古文與方伯齊譽者也前輩鑒別之精如此

歙凌次仲教授廷堪少長習賈嘗爲人所紿母王使從

事於學博通經史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顧生平不好八股文未嘗輒作入都謁翁覃溪先生奇其才强之習舉業遂以乾隆已酉庚戌兩榜成進士康祺嘗謂通經志古之彥苟欲以科第自娛辟如池魚闌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俟也覩於教授益信

國初自滇閩二粤用兵始開捐納之例其時商人巳某等初捐即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康熙間以捐納冗濫經九卿集議將州縣教職中之不由正途者連改慕職佐貳後不果行今貲郎日多捐例日減徒褻名器無稗度支

國家果有停止捐例之一日則或革或改前事可師澄敘官方正賴范文正一筆句之辣手也

甯都魏祥與仲弟禧季弟禮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彭士望林時益號易堂九子易堂者魏祥講學所也時粤中有北田五子亦稱五先生五人者何左王弟不偕梁器圃陳元孝陶苦子也皆以聲應氣求相從講學有名字於世

康熙間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綱孫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昊景明柴紹炳虎臣稱西泠十子所作詩文淹通藻密符

采爛然世謂之西冷派稚黃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
龍甲第宛洛康衢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
夏屋無論榱棟即欂櫨支撐都無細榦吳錦雯如淺草
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
如孟公入座岩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濶
張祖望如鄴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
去矜如秦川織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
濤如黼帳初寒銀箏未闋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
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虎臣見之謂先舒曰君詩如伶
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康祺按毛陸

諸子政是一時詞賦之才稚黃評詩仍不出采組雕繪家數然今日之杭州則湖山無恙雅道寂如西林一社不可謂非風流韻事也

西樵漁洋兄弟官輦下時與宋荔裳施愚山汪苕文沈繹堂曹顧庵程周量連日夜爲文酒歡稱海內八家

陳恪勤公鵬年知蘇州時甚爲巡撫張清恪公所倚重事無巨細多與裁決總督噶禮與清恪迕遷怒及公以公所作重游虎邱詩爲怨望句句旁注密劾奏之摘印下獄復擬大辟

聖祖出是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

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命復其官按公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兩後萬松全遝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除半晌閒青溪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悴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楝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公初守江甯爲總督阿山劾罷六飛幸金山嘗以疊石爲步困之此詩或隱寄前事然詩人諷詠各有託意

聖明在上豈容以文字之獄傾陷廉吏噶禮計亦左巳

令甲文武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許陳情終養自
乾隆朝始從湖南巡撫陸燿之請也
陸朗夫中丞燿撫楚時曾總督閱兵抵長沙直入巡撫
廳中見公午食皆菽乳菜蔬訝之答以天久不雨齋必
變食故如此總督瞿然詈其奴曰此來傳命酒肉如山
何不以祈雨告邪返行轅豐腆悉徹時總督爲滿洲特
昇額公人謂特公善改過而益歎公之清德之感人也
道光三十年冬禮部準故事具奏二十九年各直省所
上烈婦三十六口
子旌與否惟

上財察
皇上以仁育萬物爲心恐天下婦人女子相率效慕輕
殺其生也
詔不必旌咸豐元年二月
特降諭旨軫念冬春之交冷暖不時緊此貞魂勿令抑
塞前年直省所上烈婦三十六口
詔不予旌者皆
予旌表康祺按此
特恩也
本朝乾隆以前凡烈婦殉夫貞女守志及孝子孝女割

股封肝者輒令具奏請
旨聽
上權衡然
予旌者什一二不報者什七八蓋畸節異行事近矯飾
未可爲風厲天下之恆典也自道咸之際
文宗恐溷側不曜上闡天和三十年來遂成令甲而匹
夫匹婦羈孤幽僻之詣一經大吏報聞朝上疏夕表閭
矣夫獨非風教之盛歟
錢文端公少嘗請益於徐華隱曰何以搏聊華隱曰讀
古人文就其篇中最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於竹垞

先生先生曰華隱言是也世安有過目一字不遺者耶公嘗舉以爲讀書法康祺按華隱此言與東坡論讀漢書可謂亞規疊矩

朱竹垞李秋錦分虎彭羨門諸君嘗集半完園賦積雨詩錢文端公綖十一齡賦五古一首有蚯蚓長於蛇薜荔陰似鬼之句諸君極賞之羨門曰此子他日當以五古名世及公之京師查初白見公詩歎賞不置曰吾浙詩人他日當以錢子追配竹垞時衆詩會同館以詩名噪者多未延致獨邀郭君元釪及公二人

近刻粵雅堂叢書百八十種校讐精審中多祕本幾與

琴川之毛鄔鎮之鮑有如騶靳每書卷尾必有題跋皆
南海譚玉生舍人瑩手筆間亦嫁名伍氏崇曜蓋伍爲
富貴窗人購書付雕咸藉其力故讓以已作云頃閱南
海縣志知伍氏所刻書尚有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粤東
十三家詩楚庭耆舊集七十二卷復影刊元本王象之
輿地紀勝皆舍人爲之排訂編瑞截具闡潜揚幽賢主
嘉賓可謂相得益彰矣
中興已來嶺南人士咸推番禺陳徵君澧南海譚舍人
瑩爲錚然興殿蓋皆阮文達公學海堂弟子也徵君所
著叢書近已流播棋茂精塙學湛於經舍人樂志堂集

文詩畧亦多胎息六朝之作相傳文達節制兩粵以生辰日避客屏騶從往來山寺見舍人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始知南海文童現應縣考者翼日南海令來謁公諭之曰汝治下有博學童子我不能告汝姓名近於奪令長之權代人關說汝自捫索可耳令歸加意物色首拔舍人自此文聲日起矣康甫按文達撫浙刱詁經精舍督粵刱學海堂提倡儒流扇揚雅道餘韻流風到今未沫比之文翁常衮尸祝百世無少愧也

南海縣志譚瑩傳載程侍郎事甚奇附錄之瑩素善飲疾病不去杯杓或儆以酒非攝生所宜瑩笑曰酒者

天之美祿古人所以享食高年豈殺人物況壽算天定吾犬馬齒當踰古稀或曰何以知之瑩曰壬辰科歙縣程侍郎來典試按侍郎名恩澤以道光壬辰爲廣東主考榜後粵中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極盛衰象將見此後廿餘年亂從粵東起再十餘年亂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釗亦精於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相問難不覺鬱悒程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隨諦視座中人曰都不及見矣及見者譚君玉生耳後五年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卒逮丁巳以後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物故

殆盡惟我獨存今年過耳順洒亦何損於人哉後譚果七十二始卒

嘉禾錢文端公視學畿輔有題帳詩一時傳爲美談詩序云往年學使者下車供張甚盛厥後相繼簡任於此者多清節素著之前輩以次刪除唯臥室內設一帳寒則禦風夏避蠅蚊余前後視學於此凡七年涖瀛郡者四將行必撤帳歸所司曰明年來無煩改作也辛酉春復來見帳極新因識數語並綴以詩繼余而役於此者必朝右君子慎乃儉德有同志焉詩云不寢常如枕有警屏私直似鏡無塵題詩自有紗籠護留伴他時絳帳

入

常熟蔣伯生大令因培宰山東多惠政初至汶上父老稱蔣公子按因培父曉岾先知是縣卒官會巡漕御史某家人婪索供張勢張甚所過咸趨承惟謹抵汶上君方詣行館謁及門聞訴厲厲知橫行狀便止屏外揚聲慷慨而言曰公奉
天子命來因公過境凡適館具餐所應儲峙有司爲東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縱厮養無狀乃爾乎是藐功令也因培亦
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顧覥顏奉之非夫也遽令撤所

張鐙及供膳拂衣徑歸御史遂中夜昚黃去後事發以
賄賂牽連者數輩東撫以君事上聞奉
硃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彊項之名籍甚遐邇矣
蔣伯生隨宦山左久爲寓公所築蘿莊花木交蔭有古
槐七十二樹名其堂曰七十二槐堂一時名士東游者
題襟書壁各有倡酬伯生家不中貲又爲人假貸千金
窮日甚其人有力而不欲償適孫淵如權廉使下其事
於邑伯生有句云爲我追逋眞火急向人延譽見風流
爲時稱誦康祺按此十四字足見伯生之任俠亦足見
淵如之愛才官衙索債俗事之尤不料雅到如此

吳三桂之變全楚震動土匪蠭起時于清端守武昌咸惠素著勦撫兼施計擒大冶賊黃金龍斬之降其衆數千捷聞巡撫張公朝珍持露布示僚屬曰人謂我不當用醉漢今定何如蓋清端嘗襄事秋闈陪大吏觴兩使者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闈中皆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康祺按今屬吏見長官多囁嚅逡巡拘守儀節公獨於皇華公讌之座侃侃直言靡所避忌恐此時豪氣已足吞逆藩而有餘況金龍一無賴賊哉

長洲王惕甫學博芑孫乾嘉間號稱能文與秦小峴魯絜非龔海峰武虛谷諸君旗鼓相接康祺讀其文集茂

密濤舊不背義法亦自足以名家惟未定藁目錄乃其手編開卷木犀醬賦鄉邦土產取冠全編雖古人有行之者究戾大雅第二首蕩湖船第三首叩頭蟲兩賦纖佻窳陵全無體裁而集中文淵閣賦一篇反不以之弁首其編次殊爲失倫其誌銘表狀亦多尋常酬應之作甚矣文章之難刻編集之尤不易也

吾鄉康熙間李東門太學暾萬西郭刺史承勳皆鄞人鄭南谿明經性慈谿人謝北溟茂才緒章鎮海人淵源家學各以詩鳴號爲四友合刻集曰四明四友詩南谿父寒村太守梁爲之序按東門父爲杲堂徵君鄴嗣西郭父五河令言北溟父侍御兆昌寒村世稱鄭

高州郎與黎洲先生合稱二老者也四家先德並以循良儒雅著聲復寫長卷為四友圖今猶藏南谿元孫處披圖誦詩想見當時故家喬木之盛前輩友朋氣誼之篤俛仰今昔感慨係之頃讀嘉禾錢警石學博甘泉鄉人集中有與馮柳東勸辭薦舉書稱柳東與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三君為道義之友總角之交知禾中四友亦以東西南北各占一字與吾鄉諸先輩事前後相符可云巧合按柳東名登府字雲伯著有石經閣集其石經諸種考異及三家詩疏證儀徵阮氏采入續經解

道光癸卯南海羅侍郎文俊視學浙江舉優貢六人洪給諫昌燕第一吾師徐柳泉舍人時棟次之其四人則

沈玉士刺史熙齡章采南祭酒鋆諸葛楣生廣文壽金翰臯太史鶴清也其後金中乙巳榜眼章中咸豐壬子狀元洪中丙辰探花六人之中鼎甲具焉給諫通籍後來甬上柳泉先生贈以二詩云良工心苦選青錢臚唱蟬聯十二年自昔六八誰第一果然衣鉢到君邊原注南海師中道先壬午探花後先持節並彙材原注翰臯以丙午典試貴州采南以乙卯典試四川玉署仙班例早開記取來年秋色到第三人又下蓬萊康祺拔優貢一科文行並取在科目中尤爲華選僅僅六人鼎甲適備可謂極盛而戊午之秋給諫果典試於河南於是吾師此詩又爲後來佳話矣

惕甫未定稿存素堂試帖序曰時帆祭酒法式善過辱好予有作必就予審定嘗刻行其詠物詩一種首以示予偶勿之善遂止不行後五六年欽州馮魚山敏昌見而大稱之問何以不行時帆以予言告予始獲聞之而悔前言之過世亦有沖然省學如是者乎云云康祺按文人結習亭帚自珍一集成書如膺九錫亟願海內之我知今剞氏竣工沮於良友之一言祕不復出其謙下誠足多矣獨祭酒所著槐廳載筆清祕述聞諸書頗叢疵謬豈當時竟未是正於惕甫耶抑掌故之學可以聽其出入不若詠物詩之宜句斟字酌耶

國初吳郡有隱君子三人曰拔貢生考授知縣彭行先日舉人鄭士敬曰諸生金俊明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州里三人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評論文史揚扢翰墨杯酒豆肉談笑移日見者羨爲神仙中人士大夫稱爲後三高按蘇州舊有三高祠祀漢梁鴻唐陸鴻漸宋蘇子美三人中彭尤老壽湯文正公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以爲重既還朝

聖祖詢三吳人物公亦首舉行先以對行先卒不出年九十二始考終逮見其孫凝求以第三人及第

本朝文人翬容以書畫供奉

內廷寢被
知遇者指不勝屈獨繆舍人炳泰以寫像受
高宗皇帝特達之知唐閻立本後一人而已初炳泰以
諸生遠游歷滇黔甹吳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名於浙
中會尚書福長安公奉使過浙挾與俱北聞於
上立召入寫
御容拜文綺之賜先是院工應
詔者百數
上無所可獨善炳泰由是公卿貴人爭相邀致購其迹
者至一二年不能得乾隆四十九年

六巡江浙炳泰獻詩祀盛送與召試所入選
天顏大悅賜舉人內閣中書自是屬車所莅靡不從行
逝
命更定紫光閣後五十功臣畫像五十三年臺灣平復
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相傳炳泰寫像無師法兒時乘
塾師出竊紙筆隨所見人獸圖之有不似百方塗改以
是廢其所課屢爲父師督過好之如初可知生際
聖明雖曲藝微長不使淪棄並可見一技之末非專心
壹志爲之數十年亦不能發名而成業也
顧同知禮琥乾隆間以舉業雄吳中從遊常百十人善

相士嘗貽書京師故人才其所授業生二人以爲吳門雙璧後起之雋其後兩人先後通籍均以第一人及第蓋即潘世恩吳廷琛也禮琥雖出身進士而自爲諸生代河臣草奏適中

上旨遂留不遣寖尋被薦再進官未離幕府不身領事至賣其所居屋以自貲

高宗東巡有欲爲之地者因謝以免則非特鑒別之過人矣

太祖高皇帝嘗攻翁鄂洛其臣有鄂爾果尼洛科者從火中突出射

高皇帝中之一矢貫冑一矢穿鎖子甲護項拔之鏃卷如鉤血肉并落已而破其城獲此兩人咸不殺而官之用以勸爲人臣者康祺敬按我
朝開國之初滿洲風尚士不死綏引爲大恥迄今幾三百年而髮捻回匪之變蟲沙猨鶴忠義加林於戲風氣所關豈一朝一夕之故與
聖祖仁皇帝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
帝何欲
帝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民生樂業共享太平之

福而已康熙四十九年錮租
諭旨猶述及之仰見
至人天亶
聖功蒙養之始已壓不獲予辜之隱矣
高宗天資閎遠幾餘覽古篤嗜過於儒素乾隆間
詔建七閣用天一閣之式
內廷齋額采知不足之名
聖量謙沖崇奬風雅至已而范鮑兩家榮荷
賜書疊邀
天藻稽古之報千載一時

乾隆朝

詔繪功臣像凡三次四十一年平金川五十功臣五十三年平臺灣三十功臣五十八年平廓爾喀十五功臣皆蒙

高宗親灑宸翰立贊褒美

本朝武功之盛

純廟闢庸之猩前千古而後萬年莫與比隆已唯幅員既廓解柔爲難世之鎮邊庭受疆寄者能不忘當日披荆闢土之勤勞庶同我太平永永無極彼漢棄珠崖明還交趾傳之史策固不能不咎當國之非人也

道光癸未八月七日

宣宗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臣踵乾隆五十年正月六日千叟宴故事賡歌圖繪其時與宴諸臣以和碩儀親王爲首若御前大臣賽沖阿大學士託津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士戴均元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黃鉞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工部尚書初彭齡理藩院尚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都王衛都統哈迪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都統穆克登布皆杖

朝耆碩德爵兼尊黃髮番番躬逢嘉會視彼香山洛社

不過鄉里典型麟閣雲臺未必功名終始雲龍魚水夫豈偶然

成廟嘗賦七言古詩紀事見

御製詩初集

自中西立約互市

朝廷設總理衙門以大學士以下九卿以上數人爲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多寡無定員其章京則以閣部司員考充之如軍機例凡遇中外交涉事件泰西諸國駐京使臣（其自稱曰全權大臣）多赴總理衙門與中朝諸大臣定議厥夷性狡譎恃其機器舟械之利出語驕橫不可制近十

年來賴文相國祥以忠忱摯悃誠實不欺默化其鷙悍之氣遇事持以定力雖敵情萬變而不爲所撓同治一朝邊事尚不至釀成大釁者相國一人力也聞西人每屆歲首輒遺書通商諸大臣以爲履端之賀其稱文相國必曰忠鯁清廉而微嫌其與彼爲難餘皆以圓融識時務譽之否或稱甲第之華美車騎之都麗謂太平宰相安富尊榮固應爾爾嗚呼雖在異類豈無人心惜我老成騎箕久矣

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見明史明紀等書

本朝大臣奪情任事者指不勝屈前載安溪李文貞公

光地爲世詬議以公承平碩輔理學名臣不應有此也陳文恭公宏謀初丁外艱奪情頗類此道光四年八月林文忠公則徐方丁母憂

宣宗命督南河隄工公聞

詔即行植立河干不辭勞悴六年四月

命督兩淮鹽政始託疾力辭賢者出處自有本末如此嗣後粵匪之役胡文忠公林翼墨絰視師曾文正公國藩且一再奪情馳驅江皖金革無避忠孝兩完此則天下後世所當共諒者已

尹文端公繼善官翰林院侍講時怡賢親王請爲記室

尋奏補刑部郎中陳文恭公宏謀由編脩升吏部郎中
張船山太守問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選補吏部
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舉今新列詞垣者幾視
部郎爲噲等蓋由事例既開六部司員皆可入貲行走
而柏臺芸館必由科目進身郎部黯然職是之故其實
郎中非屢考不能得編檢則冗雜無定員同一進士出
身內升卿班外放道府何遽以詞臣爲美官耶
近年中外士大夫留心時事者莫不以庫藏匱乏爲憂
康祺郎曹多暇亦嘗博稽詳攷或采之邸抄疏奏或詢
之戶部友人綜核出入終不解咸同以來何以與康乾

之世羸絀若是其懸殊惜官非司農之屬究不獲洞見底蘊私心妄揣開源節流因利而利事事必核其實八人若顧其私吾中國之大可有爲斷斷然也攷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錢糧共九千萬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銀三千三百萬有奇且康熙初年軍務河工需用浩繁三逆盤踞蹂躪之處正供多未徵取乃至四十八年戶部庫銀尚存五千餘萬（見吳督部熊光伊江筆錄）乾隆一朝大兵大役散財不貲四十五年以前又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戶部尚餘銀七千八百萬（見曾文正公簡練軍實疏）五十五年已前又免錢糧多次而戶部尚存銀八千萬（洪北江庚戌殿廷詩）

云免錢糧免錢糧四次兩次看瞻黃今年詔下恩尤厚普免正供由萬壽又云大農錢粟雖頻散耕九餘三積儲慣戶部銀仍八千萬卽謂四十六年增兵之案添兵六萬有奇每年費銀二百餘萬亦見會疏而嘉慶道光兩次裁兵一萬六千計可節省五六十萬至於道光年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以及秦豫二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竝咸同二朝勦粵逆勦捻逆勦回逆入少出多原不可以數計然中興迄今十餘年矣以地丁計之直隸額征二百四十三萬餘近年戶部咨直隸地丁額征一百八十萬餘與此稍異耗羨十三萬餘近數年截長補短每年約完九成餘山東三百四十三萬餘耗羨四十七萬餘近年約完七

成河南三百十九萬餘耗羨四十一萬餘近年約完八成（光緒四年袁保恆奏河南田賦額征三百餘萬歲收僅二百餘萬與此數符）山西三百零五萬餘耗羨三十七萬餘近年約完八成陝西一百六十萬餘耗羨二十三萬餘近年約完九成甘肅百二十二萬餘耗羨十五萬餘近年實完數未報部安徽一百六十七萬餘耗羨十八萬餘近年約不及八成江南江甯九十一萬餘耗羨三十五萬餘近年約完二三成蘇州一百四十三萬餘耗羨二十二萬餘近年約不及八成浙江二百七十九萬餘耗羨十三萬餘近年約不及八成福建一百二十四萬餘耗羨二十二萬餘近年約

不及八成湖北一百零六萬餘耗羨二十八萬餘近年約完五成以上湖南一百十三萬餘耗羨十三萬餘近年約完六成以上廣東一百三十二萬餘耗羨二十三萬餘近年約完三四成廣西四十萬餘耗羨四萬餘近年完一萬餘四川六十七萬餘按糧津貼數亦如之近年全完同治十三年約八成餘雲南十九萬餘近年實徵數奏明緩報貴州十二萬餘近年完一萬餘四川雲貴三省耗羨未詳東三省額徵各項五十餘萬盛京船規在內歲支約須銀一百四十餘萬總計地丁所入以今光緒初年較承平時約減三成耳以漕糧計之江蘇蘇松糧道所屬同治三

年前原額漕白正耗米一百七十餘萬石四年減定一百二十餘萬石十一十二十三年奏報起運自六十七八萬至七十萬餘石不等額徵漕項銀六十餘萬兩除輕齎一項每年起解外餘俱留充海運經費江安糧道所屬之江北各屬額徵正耗米二十五萬餘石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奏報起運自十萬石至十一萬餘石不等額徵漕項十四萬餘除輕齎四千餘兩批解通庫餘俱留充起運經費浙江原額漕白正耗米九十六萬餘石四年減定六十九萬餘石十年十一十二年自三十八九萬至四十萬餘石不等額徵漕項約四十

餘萬除輕齎一項起解外餘俱留充海運經費山東額徵米豆三十四萬餘石（近年多以粟米一項抵徵）同治十一年起運二十七萬餘石到通交倉十八萬餘石（按山東漕糧惟同治九年折色每石解部銀一兩三錢）河南額徵粟米麥豆二十萬九千餘石同治元年撫臣張公之萬奏定折色各州縣每米一石折解藩庫銀三兩三錢以二兩解部以一兩充軍需以三錢爲通省公費嗣李公鶴年奏定杞縣等三十三州縣於軍需內減銀二錢公費內減一錢又祥符等十四州縣於軍需內二次減銀共四錢蘭儀等四州縣軍需公費全行減徵惟各屬解部銀每石二兩不改額徵漕項

十一萬餘同治十一年實解部五萬兩江西額徵正耗稜米七十六萬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同治十一年實解部七十萬兩額徵漕項十八萬餘亦未解湖北額徵正耗稜米十六萬四千餘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八年胡文忠公奏定每石折收錢各屬少者四千文多者六千五百文解部銀每石一兩三錢各屬一律同治十一年實解部銀十六萬額徵漕項一萬餘兩未解湖南額徵正耗稜米十五萬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同治十一年實解部十萬兩

額徵漕項一萬餘未零解安徽江安糧道所屬之安徽各屬額徵正耗米二十六萬餘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歷年未解奉天額徵粟米黑豆三萬八千餘石同治十一年咨報起運米豆二萬餘石是總計漕糧項下較承平時米加少定例漕入四百萬石道光時已無全入者同治十年天津收江浙漕白米一百九萬六千餘石而銀實加多也按國初海運未興京倉備米不有贏餘是以乾隆年間純廟以京通二倉存米充溢不久藏陳腐不如蠲免其時阿文成奏云漕糧異於錢非旦夕可達京師蠲免後設有水旱恐一時緩不濟急未如所請至嘉慶間河患阻漕倉儲支絀人皆服文成先見然在今日則無慮也攷近年運米雖少而京通各倉每年進米尚不下一百萬石除歲支八旗甲米約六十萬石春秋俸米京倉約放十二萬石通倉約放五萬石一切雜支約數萬石儲倉轉運例

除折耗及抽查掣欠約數萬石總其出數不及九十萬石是以光緒四年二月戶部侍郎翁公同龢摺稱現在京倉米數除粟米及未到南糧不計外實存稉秈米二百二十七萬石按照現放章程尚可支兩三年之用云云以鹽課計之每引四百觔其課正雜並計每引至重不過一兩七錢四分輕者一兩零長蘆五十萬二千餘兩竈課一萬三千餘兩近年實完二十八萬兩上下又徵完復價銀二十萬兩零山東正課十五萬六千餘兩竈課二萬餘兩近年實完十一萬兩上下河東五十九萬餘兩又加費羨餘加價約三十萬餘兩近年全完兩淮二百十四萬餘兩折價九萬五千餘兩近年課釐二項約收二百七十餘萬兩制錢八千餘萬串兩浙三十二萬三千餘兩竈課十一萬兩零同治

八年浙撫李公瀚章奏改綱運浙東認銷二十七萬九百餘引浙西六萬六千引近年課釐二項約收六十餘萬兩福建十六萬餘兩溢課等十八萬餘兩近年改票每年應收三十七萬九千餘兩廣東六十五萬餘兩餘項無考近年約收五十七八萬兩四川十五萬五千餘兩羨餘等銀十五萬八千餘兩近年約完十六萬零又零收鹽釐六十餘萬兩雲南額徵正課雜稅等五十萬餘兩近年未據報部總計鹽課項下順治中各省約二百餘萬兩乾隆中五百七十餘萬兩近年除雲南外已八百餘萬兩矣是較承平時有贏無絀也以各關常稅論之天津額徵四萬八千餘兩盈餘二

萬兩又應解內務府一萬二千餘兩山海六萬一千餘兩盈餘四萬九千餘兩加增八萬兩東海約六七萬兩未定額鎮江九萬二千餘兩盈餘七萬一千兩江海二萬三千餘兩盈餘四萬二千兩九江十七萬二千餘兩盈餘三十六萬七千兩浙海三萬五千餘兩盈餘四萬四千兩閩海七萬三千餘兩盈餘十一萬三千兩江漢未詳粵海五萬六千餘兩盈餘十萬兩臨清三萬七千餘兩盈餘一萬一千兩又戶關正銀二萬九千餘兩銅觔水脚七千六百餘兩盈餘一萬一千兩以六千六百爲額內四千四百爲額外又工關正銀四千五百餘兩

盈餘三千八百兩以二千三百八十兩爲額內一千五百二十兩爲額外（按臨清關各款同治十三年約徵六成）鳳陽九萬兩盈餘一萬七千兩（現未開徵）蕪湖二十二萬七千兩盈餘十二萬兩（現未開徵）龍江西新九萬八千兩盈餘八萬八千兩（現未開徵）淮安二十五萬四千餘兩盈餘十一萬兩滸墅十九萬一千餘兩盈餘二十三萬兩（現未開徵）贛關四萬六千餘兩盈餘三萬八千兩太平五萬二千餘兩盈餘七萬五千兩殺虎口一萬六千餘兩盈餘一萬五千餘兩張家口二萬兩盈餘四萬五百餘兩崇文門十萬二千餘兩盈餘十萬左右（光緒元年收盈餘七萬零原摺云較最多年分少十四萬二千零殆無定額也）

又洋藥一萬七百零加平三百餘兩以上各關常稅除未開徵外收數不無短絀按常稅足額約四百萬現得二百萬零然攷康熙中關差各員非無盈餘而報解正額亦多不足數自雍正年始定考成自後盈餘之額亦以雍正十三年為準近雖盈餘未足較康熙間幾不啻倍增矣至於昔無今有者洋稅為一大宗一年四結六成聽撥四成解部零存津海約四十四萬兩上下山海約十八萬兩上下光緒元年收至二十三萬九千餘兩東海約二十八萬兩上下鎮江約十三萬兩上下江海約三百二十萬兩上下九江約五十三萬兩上下浙海約六十七萬兩上下閩海約二百四十九萬兩上下江漢約一

百五十七萬兩上下粵海約一百四十九萬兩上下按此酌中之數也同治初年總數僅六百餘萬至九百餘萬同治十三年年終稅單則江海三百二十五萬閩海一百八十萬江漢一百四十五萬粵海九十一萬浙海七十六萬九江六十七萬潮海六十六萬廈門五十八萬津海三十七萬東海三十一萬山海十九萬鎮海十五萬臺灣十三萬淡水十二萬總計十四關幾及一千二百萬矣是以前定經費七十萬光緒元年總稅務司赫德堅請加增已奉 旨加三十五萬定爲每年經費一百九萬八千二百兩蓋獎其綜核之勞也又釐金亦昔無今有之一大宗江蘇每年約收三百萬兩安徽約三十餘萬兩錢約六十萬串浙江約一百萬兩江西約一百三十萬兩湖北約五十五六萬兩錢一百九十萬串福建約一百八十萬兩廣東約一百二十萬兩按廣東以洋銀折合廣西約七十餘萬

兩山西約十萬兩河南約洋藥釐金■■兩直隸洋藥釐金八萬兩奉天釐金約收東錢三百萬串四川湖南山東屢催未據報部陝西雲貴無抽釐案據貴州聞可收釐三十萬報明十萬兩總計釐金項下合未報各省而言又不下一千五百萬也故近年京師庫欵所入提撥京饟八百萬兩各省批撥漕折約一百萬兩各海關批解洋稅無定數京銅局收捐約六七十萬兩按捐輸一項近以例銀減成外省捐局太多故入欵反少乾隆中每年捐監捐級捐 封三項亦可得三百萬兩若一旦殺然停捐仍照乾隆舊例非戶部不得收捐非實銀不得上兌計虛銜 封典加級貢監各項恐尚不止六七十萬可入也捐輸已成弩末惜無以此進言者至京師出欵每年支發旗綠各

營兵餽銀兩及二成折銀紅白例賞年終恩賞約銀三百五六十萬兩神機營經費一百萬兩八旗兵米折色約八十萬兩一切雜支約三百餘萬兩出入甚可相敷若京外出欵昔無今有者除

吉地兩處每處歲撥六十萬兩

惠陵工程歲撥八十萬兩竣工計已不遠西征善後次第就緒聞左伯相方興蠶桑之利創織呢之局畜牧屯耕數年後必可自顧所不能節省者臺灣之開郡縣也他日有木植米麥煤鐵番布之利閩中之造輪船也兵輪船外有發商轉運之利各國之駐使臣也長江之設水師也沿海各省之留防軍

可使築壩濬河廣開水利製機器也時勢所迫豈能過惜度支然苟統籌全局保洋稅洋藥及奇技淫巧各物入口似可加稅加釐即不能行而凡售賣洋藥之行棧店鋪分別大小悉令領帖每歲更換吾店行吾合度洋人無可置辭也核釐金宜先照會各國領事凡華人有冒託洋商避就半稅者查出嚴治開荒田撤分局興修西北水利自明徐貞明後本朝諸臣多創此議以孫文定朱文端疏為最詳今協揆沈公撫山西時亦嘗疏請此事大行大效小行小效或即以直隸練兵先開下游漸俟推廣亦可省併冗員道光十二三年各省奉敕裁汰冗員直隸裁通判以下二十餘員他省十數員不等梁中丞章鉅尚謂不實不盡近時河督喬公沈文肅公均有此議而馮中允桂芬校邠廬抗議論列尤詳裁綠營疲弱兵丁缺額不補酌量地勢中邊弁兵強弱以裁汰十之三四為止而又鑄銀錢織洋布培護絲茶以收利權開銀鐵煤礦以

取地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計以中國之大利供中國之支應而有餘彊域四五萬里歲入五六千萬順治一朝以十七年入欵二千五百餘萬為最多而司農以下攢眉束手相聚而憂貧無是理也無是理也然而

聖君賢輔直省各大吏焦心勞思迄無成效豈籌策猶未至歟則總攬其成者不得而辭咎矣按是則所紀出入各數多得之輾轉傳聞且僅據一二年而論恐舛誤不免特聯綴成文於　國家近年經費出入之數藉可考見大畧云

郎潛紀聞卷十四終